香港的文學活潑紛繁

文：黃維樑

編按：香港學者、作家、文學評論家黃維樑，在早前的香港書展中推出自己的新書《活潑紛繁：香港文學評論集》（香港匯智出版）。該書分為通論、詩論、散文論、小說論和作家論五個部分，並非從文學史的角度出發，而是參照中西理論，寫就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的獨到剖析，例如分析金庸的「文學存在」、林行止的「智周宇宙」，或是黃國彬的「衆體全能」。本版請來黃維樑先生，寫寫他心中的香港文學如何「活潑紛繁」。

■黃維樑 作者提供

六月本港兩位作家在一周裡辭世，先是林燕妮，繼而劉以鬯。一位女性，一位男性；一位享壽七十五歲，一位百歲；一位有所謂「通俗作家」之稱，一位則屬於所謂「嚴肅作家」。有此等殊異，而電視新聞和紙媒對兩位逝者的報道和追念，都相當隆重，篇幅不相伯仲。早幾個月，饒宗頤仙逝，像這樣的媒體「盛況」，似乎更有以過之。饒宗頤跟林、劉又是不同，他雖有詩文創作，而基本上是位學者。去年十二月以來，還有兩位知名作家先後去世——余光中和李敖，他們的文學「主場」是台灣（余光中也在香港工作過十年），因為兩位在香港都有很多讀者，本港媒體呈現的「死後哀榮」，與前面的饒、林、劉相若。上述五位，文類與文風都不同，知音或「粉絲」各異，將來文學史的評價也會參差，而香港的媒體都鄭重報道之，這正顯示香港整體文學文化界對紛繁多元的兼愛包容。

既論「嚴肅」，也談「通俗」

1999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和香港藝術發展局合辦「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」，我是主要的籌辦人；翌年出版研討會論文集，我把論文集定名為《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》，因為活潑紛繁正是香港文學的性質。最近我的香港文學論文結集出版，要為這本新書題個好名字。想來想去，新的佳名難產，而舊的書名時在念中，乃用了1999年的四個關鍵字，而成為《活潑紛繁：香港文學評論集》。

劉以鬯是小說家兼編輯，生前主編過《星島晚報》的文學副刊《大會堂》，希望年齡老中青、立場左中右的各式作家，濟濟一堂大會於此，用意良佳。目前我這本《活潑紛繁》評述的作家，和「大會堂」一樣。我既論「嚴肅」的劉以鬯，也談「通俗」的金庸（近日黃仲鳴為文述說林燕妮，提到我寫她的一篇小文；可惜拙作藏在書齋的故紙堆中，書深不知處，結集時沒有納入）；既有寫舊體詩的蘇文擢，也有寫新詩的余光中；同樣以寫「雜文」見長，既有行文立意如曾敏之、吳康民的，也有行文立意如胡菊人、林行止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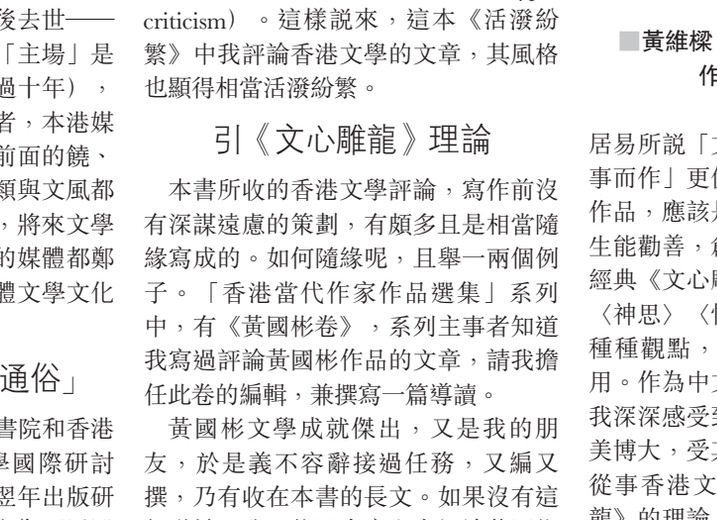
在本書裡，我既泛覽余光中香港時期的多首新詩，也細析黃淑珊的一個短篇小說。對「香江第一健筆」的論述，我用了一萬五千字；對小說集《風雨當年》的析評，只用了一千五百字。我正襟危坐撰寫論文〈香港文學的發展〉，也「言資悅懌」地笑談梁錫華的傳奇。評論時，我引用《文心雕龍》的主張，也拿來弗萊的「基型論」（archetypal criticism）。這樣說來，這本《活潑紛繁》中我評論香港文學的文章，其風格也顯得相當活潑紛繁。

引《文心雕龍》理論

本書所收的香港文學評論，寫作前沒有深謀遠慮的策劃，有頗多且是相當隨緣寫成的。如何隨緣呢，且舉一兩個例子。「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」系列中，有《黃國彬卷》，系列主事者知道我寫過評論黃國彬作品的文章，請我擔任此卷的編輯，兼撰寫一篇導讀。

黃國彬文學成就傑出，又是我的朋友，於是義不容辭接過任務，又編又撰，乃有收在本書的長文。如果沒有這個邀請，我可能還會寫文章評論黃國彬的，但很難說在什麼時候。又好像本書中論說金庸的「文學存在」一文，2015年因為有「金庸創作六十年」的慶祝活動，舉辦活動者邀我為相關文集撰稿，我欣然命筆而成篇。金庸作品的深遠影響，人所共知，我當然樂於從我的角度、我的經驗加以述論；然而，如果不是恰好躬逢盛會，我不會有此「約會」，在那年春天寫出文章。

多元兼容的態度，不表示我的評論沒有標準。我對晦澀難懂的作品存而不論，欣賞明朗而耐讀的篇章；我不反對奇幻飄渺或思想虛無的書寫，卻認為白居易所說「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」更值得重視。我認為最可取的作品，應該是描述社會能傳真，刻畫人生能勸善，創造文本能臻美。我國文論經典《文心雕龍》的〈原道〉〈辨騷〉〈神思〉〈情采〉〈知音〉等篇述說的種種觀點，在評鑒文學時，我多所採用。作為中文系的學生後來作為教授，我深深感受到中國語文、中國經典的精美博大，受其業之後當然要傳其道。我從事香港文學批評時，常引《文心雕龍》的理論，正為了順道發揚東方這條應該飛騰的文龍。當然，我向來沒有忘記向西方的文學和文學理論取經。香港這中西交匯的都會，給予我向中西取經的機會；我更認為中西合璧——人文也好科技也好——是創新的基礎。本書的「通論」部分有一篇題為〈香港文學：中西新舊交匯的典型〉，於此我道出香港文學的一個重要特質。中西新舊交匯的創造性成果，必定是豐富多彩、活潑紛繁。



■1992年秋黃國彬、黃維樑、梁錫華與余光中在香港大嶼山鳳凰山頂。 作者提供

述香港文學成就一樂事也

本書的文章分為五輯：一是「通論」，二是「詩論」，三是「文論」，四是「小說論」，五是「作家論」。「詩論」包括論新詩和舊體詩，「文論」包括論散文和文學評論。

有兩篇附錄，其一題為〈香港人有文化，香港人不墮落——評余英時先生對香港文化的看法〉，是33年前的舊作，長時間「神隱」過；因我認為今天仍有意義，乃以「出土文物」姿態在本書中亮相。余英時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，論學業輩分，是我等新亞書院校友的老學長；在1970年代他還擔任過新亞書院院長的職務；在1985年撰文，他卻說：「大約『聲色犬馬』四字足以盡其〔即香港〕『文化』的特色。……根本沒有『文化』，尚何『危機』之可言？」他又問：香港人「何以眼看着這個社會在精神上如此墮落而竟無動於衷？」余氏的惡評，使得我這個香港人要撰寫長文為香港辯護。

《活潑紛繁：香港文學評論集》，是我的第四本香港文學評論集。第一本是1985年出版的《香港文學初探》，也是香港內外第一本論述香港文學的專書；兩年後該書有內地版，內容與港版相同；又過了一年，香港推出該書第二版（第二次印刷）。第二本是1996年出版的《香港文學再探》。這些都是上一個世紀的事物了。2004年出版的《期待文學強人：大陸台灣香港文學評論集》，裡面有一半內容是香港文學評論，這一半內容有十多萬字，近乎一本書的分量，因此它可說是第三本。《初探》面世後，香港內外一些學術界朋友，建議並鼓勵我撰寫一本香港文學史。我雖然寫過〈香港文學的發展〉長文（收於本書中），要獨力撰史，卻無心更無力；恭領盛意之餘，我只能婉謝。本書倒是有文章〈香港人編寫香港文學史〉，對修史之事貢獻一得之見，可供參考。

夏志清認為文學批評家的任務，是優秀作品的發現及其鑒賞。我發現了佳作，分析之，評論之，向讀者介紹香港文學的成就，也為寫出佳作、傑作的作家加油甚至加冕，給他們精神的報酬。撰寫評論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之多，思考如何褒貶時往往踟躕不安，其苦處難以為外人道。然而，想到我這個香港人，能自豪地述說香港文學活潑紛繁的卓越成就，又可為香港作家加油甚至加冕，我的苦勞就有了回報。

書介

新俠女圖

作者：李永平
出版：麥田出版社

本書講述明朝正德末年，一位身負血海奇冤的女俠白玉釵的復仇故事。故事由一位一路跟隨白玉釵的少年李鵲娓娓道來，交織着明末腐敗政權下，紛亂的江湖恩仇與殘酷的東廠迫害。文學作家李永平，生平最後唯有一心願：要寫出不同於傳統武俠小說、以第一人稱為敘述主軸的新武俠小說。他在生命的最後，傾盡畢生尚存之一息，用鑄劍的力量，一字一句鍛造第一部也是最後一部讓人讀來驚心動容的武俠小說。一部未完成的小說，結局永遠不會只有一個，這部武俠小說也成為李永平精彩的絕響。

正本清源說紅樓

作者：白先勇
出版：時報文化

近百年來，紅學界最大的一個爭論題目就是《紅樓夢》後四十回到底是曹雪芹的原稿，還是高鶚或其他人的續書。這場爭論牽涉甚廣，不僅對後四十回的作者身份起了質疑，而且對《紅樓夢》這部小說的前後情節、人物的結局、主題的一貫性，甚至文字風格，文采高下，最後牽涉到小說藝術評價，通通受到嚴格檢驗，嚴厲批評。白先勇策劃《正本清源說紅樓》論文集，聚焦程乙本及後四十回，收錄兩岸歷年重要紅學專家學者，包括胡適、周策縱、高陽等人，針對《紅樓夢》此一議題的文章，讓紅學研究者、一般讀者更能全面掌握此爭論的核心。

一代畫師——阮大勇

作者：阮大勇 口述、黃夏柏 筆錄
出版：非凡出版

半世紀以來，阮大勇憑着敏銳觸覺、無窮創意及專業精神，以彩筆成就一張張經典的香港電影海報；他為報章製作的黑白廣告稿、為漫畫刊物細描的封面插畫，以至近年熱衷的寫實人像，姿彩紛呈。其作品不僅具觀賞價值，更是香港電影及漫畫產業黃金年代的見證，阮氏堪稱一代畫師。本書共分三部分：「人生歷程」由阮大勇親述其生平，從投身廣告界到轉戰電影圈，先後跟許氏兄弟、新藝城成員等影人交往，並涉足漫畫圈，替《玉郎漫畫》繪下逾二百期封面插畫；最近喜逢第二春，圓滿豐盛人生。「繪畫創作」和「原稿淺談」則聚焦阮大勇的創作，並由他親自道出箇中故事。

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

作者：馮睎乾

你可知道張愛玲最怕死？最喜歡吃叉燒炒飯？最喜歡用什麼方式占卜？還曾經寫信給王家衛？會用佛洛伊德的角度看李商隱的詩？會寫出「盡我最大力量，別的就管他娘」（I do my best and damn the rest / Do my damnedest and the rest be damned）這種句子？作者馮睎乾獲張愛玲遺產繼承和執行人宋以朗允許，得以一窺珍貴的張愛玲手稿，將所見所感整理成十三篇文章，從你所不知道的角度，帶你更貼身地認識張愛玲。

書評

《四季 春》的敘述詭計

文：湯禎兆

《四季 春》
作者：森博嗣
譯者：凌虛
出版社：尖端

我對森博嗣認識不深，拿起《四季 春》捧讀主要是因為有人提起當中的敘述詭計頗有趣味。當然對森博嗣迷而言，小說既以《S&M系列》及《全部成為F》的主角真賀田四季的少女時代為本，同時又有《V系列》的主角瀨在丸紅子及《S&M系列》的萌繪登場，自然可以產生不同的閱讀方向。

對於不太曉得系列之間相互關係的讀者而言，《四季 春》的焦點就要回到自身去了。嚴格來說，《四季 春》是透過敘述詭計，好讓我們去見識作者如何操控角色的多重人格設定，從而去了解背後建構的天才及犯罪世界。

首先，主角真賀田四季是一個多重人格者，她體內存在栗本其志雄的人格。後來在《全部成為F》中，更得知除了栗本其志雄外，還有佐佐木棲麻及真賀田道流，全是四季身邊已故的要人或人偶。而他的兄長真賀田其志雄也是一名多重人格者，體內另一人格為透明人。而因為護士阪元離奇死亡，於是四季及其志雄需要開始分開到不同地方生活，後來其志雄在移居地成了殺人犯。又隔了好幾年後，他再遇實際上的母親，又再把她殺害，然後再自殺，而同時栗本其志雄的人格也消失了。而小說中，大致上是以栗本其志雄及透明人兩者，各以「我」為敘述者視點，從而鋪陳故事的發展及脈絡來。

真賀田四季正是作者用心經營的天才少女，與其後在不同系列中的發展相承，在《四季 春》已有大量篇幅刻畫，如五歲的四季可以半天消化十年分量的專業刊物，同時還可以有餘力與他人對話；而她的思考及分析能力，早已不能用人類的年齡印象來加以局限認知。

但反過來說，小說中想突顯的正是人無完人的概念，四季對愛的不足認知以及不能控制的反應，正是連串死亡事件背後的中心脈絡。當然，其實作者的設定也不算新穎，要加以直陳，就是把愛認定為依據生存本能，從而以保存DNA為優先的表現，此所以正好道出所謂天才，其實對人類的複雜情感世界，也難以有精準的掌握。

小說中真賀田其志雄勒殺母親，動機為希望透過死亡從生存中加以解放，表面上而言殺死母親後再自殺，作為描述天才式的狂氣而言，也非不可思議的安排。不過一旦仔細看下去，其志雄殺母的動機其實很薄弱，相反四季才是真正的兇手。

提示在第五章中，以下是透過栗本其志雄去回憶四季過去的片段：

「不知是幾年前的春天或者初夏。地點是……對了！在別墅附近的高原上。當時還有四季的父親，以及一名陌生女子在那裡。那名女子不知是誰，因為彼此的距離太遙遠了，所以無法看清她的樣貌。我和四季站在一片花田裡。淡紅色的小花隨風搖曳。四季一朵朵地將小紅花摘下，然後立即丟棄在地上。她不斷重複這個動作，一刻也沒有停手。」

四季在小時候，曾見過其志雄的母親百合子，因此而生怒，因為父親親近的不是自己母親美千代而是其他女性。四季對百合子產生濃烈的殺意，但因為未能好好處理內心的感情，於是產生出新人格來。信念就是對誘惑自己所愛的父親的女人，一定不可饒恕，從而生出來的人格就是真賀田其志雄，而非栗本其志雄。此所以在故事中，作為實際的兄長真賀田其志雄，基本就於實際上不存在，那也是四季的衍生人格之一，如是我信。

真賀田其志雄是為了殺百合子而生出來的人格，一般時候不會出現。但為了尋找百合子，為四季去進行不可知的調查，於是由真賀田其志雄而再生出來的透明人的人格便由此而來。四季最初也掌握不到透明人的人格，她以為自己只有真賀田其志雄及栗本其志雄的人格，而透明人的人格則歸入真賀田其志雄之下。

至於小說焦點的密室殺人事件，其實現場並非絕對的密室內，因為有煙囪，所以可以由此出入。此所以事件的流程，是四季內的真賀田其志雄出現，把百合子殺死，然後從煙囪中逃脫。回到酒店後，當人格覺醒了，便再以四季的身份回到現場中去。

至此就是我對《四季 春》敘述詭計的解讀取向。

書訊

《香港超越內耗》首發 表達對香港的願景

■屈穎妍在論壇上就社會近年來經常提及的核心價值發表意見。 張美婷 攝

由亞洲周刊、零傳媒和明報出版社聯合主辦的《香港超越內耗》論壇暨新書發表會日前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。書中的11位作者包括屈穎妍、邱立本、楊志剛等出席是次論壇，就香港社會近年出現內耗問題紛紛發表意見，論壇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場，座無虛席。

《香港超越內耗》一書節選收錄了15位作者的70餘篇香港時評文章，全書分為唯我獨尊的「孩子」、只剩「顏色」的革命、荒腔走板的香港政治、被偏見掩蓋的中國和跳出內耗的漩渦五個章節。而書中的15位作者均是來自社會各界別的資深人士，他們結合了多年來自身的經歷，在書中分享了對香港時政變化的銳利思考。

作者之一邱立本在論壇上表示，其書名表達了作者們對香港的願景，「相對『佔中』、旺角暴亂時期，香港現在的政治氣氛和矛盾衝突方面的確比以往好轉了，但有很多深層的矛盾依然存在，我們作為知識分子和媒體，我們希望透過這書提出我們的觀察和反思。」

書中另一位作者屈穎妍則在論壇上提及到香港人的核心價值，她指很多人喜歡使用「核心價值」這一詞來解釋自己追求的事情。她又引用黃子華棟篤笑中提及「面斥不雅」的內容，更認同黃子華所說「面斥不雅為香港人的核心價值」，「我覺得『面斥不雅』四個字的背後有一樣事情要先了解，就是要先分清楚事情的是非對錯，所以為何『面斥不雅』是貼在茶餐廳、巴士，而不是貼在小學、幼稚園，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是非對錯。」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wp@gmail.com